

微山湖的秋

种衍洋(微山)

秋一来,天地间便似被夕阳余晖浸染透了,连空气里都浮着暖黄的底色。人们总说秋是落叶的季节,那些翩跹的叶如被时光催促的信笺,一片片铺满微山湖的岸堤,像为这湖写了封长长的信。

若将四季比作人的一生,春是顽皮儿童,夏是意气风发的壮年,秋便该是步入晚景之时,不再有灼灼芳华,却多了份沉着与从容。自秋日按下夏的燥热,它就似知晓了归宿。一场雨过,风里添一分凉意;再一场雨,袖管里能兜住些清寒。岸边的柳最早察觉,发丝一绺绺脱落,渐渐露出光秃枝桠;枫却迫不及待铺展心事,脸颊泛着红褐斑痕,反倒比春花更惹眼。

微山湖的水也静了。往日被夏风撩拨的雀跃涟漪,如今收敛脾性,像倦极的人,连呼吸都轻缓。湖中的荷早失了盛夏时的挺拔,枯梗如褪色骨节,在水中静静支撑余温,再无往日舒展。水塘残荷黄得发脆,风一掠便簌簌而落。拾一片在掌心,薄得能透光,宛如被晨露浸润的旧书页。

傍晚的湖愈发寂静,寂静里藏着流动的声音。白鹭掠过水面,翅膀懒得完全张开,似沾着水皮轻滑。岸边鱼竿默立泥中,钓线垂入水里,半晌不见动静,像在等水里的月亮上钩。远处芦苇已白了头,一丛丛立在岸边。风一来,沙沙作响,似在低声诉说风的絮语。

偶尔有大雁南飞,人字形队伍划过天际,鸣声带几分匆促。有人说这是叛逆,偏要飞向温暖处;也有人说,不过是时序常态,像秋总要走向深处,冬终会携寒而来。湖中的月亮从不管这些,圆了又缺,缺了又圆,清辉洒湖面,反倒比春月更亮几分。

待到八月十五,月亮格外圆,岸边人家窗户飘出月饼甜香。秋似有意将人思绪引向天空,让月饼的暖甜与月色的清冷交融。细想又觉奇妙——月亮本是仙姿,清冷皎洁;月饼却是人间烟火,温热甜糯,偏被秋天揉在一处。

秋的脚步慢了,像檐下晒暖的老人,明知冬的门楣在不远处,仍慢悠悠整理衣襟。它默默把湖水染得更澄澈,将岸边叶子镀上更深颜色,把月光铺得更沉更厚。连岸边落叶都浸着醇厚味,风过处,似有陈酿的香。微山湖的秋,就在这浓淡交错间,成了一幅耐读的深沉画。

迎风而行

张勇(梁山)

人生如笔,书一纸春秋。行至五十,我蓦然顿笔回望,方知半世已在起落转锋间悄然而过。

总以为老去遥遥无期,却恍然发觉,十八岁已是多年以前。时光无声流淌,将身边风景一一纳入回忆。方才懂得:景仍是当年景,人已非昨日身。那些寻常往事,竟在记忆深处泛起柔和的光,照亮来路。

每个人的心里,都住着一段旧年月。它们沉眠于岁月深处,却总被一缕桂花香,一句老歌词轻轻唤醒。于是往事浮起,点滴如新。世间最美,或许并非留住时间,而是存下记忆。一如当年初相见时,哪怕只是不经意的一瞥、浅浅的一笑,也都成了日后反复回味的温柔。

生活就是这样,从不为谁停留。我们一边回望,一边前行,携往事之馈赠,赴未来之迢途。每一次驻足,皆成风景;每一个转身,都有故事。

站在人生的分水岭,终于明白:生命最珍贵的,并非青春永驻,而是在一路淬炼中,逐渐读懂爱、学会感恩、于万变中守持真心。愿我们带着所有相逢与告别,继续写下属于自己的春秋。人生海海,如山而川,不过尔尔。

前路犹长,笔还在手——

五十岁的我,依旧迎风而行。

镜中岁月

邱素芬(兖州)

俗话说,“三十八,花一花”。从前听着只当是句俗语,后来,到了自己的三十八岁,也未将它与自身关联。直到今天,闲坐沙发翻杂志时,忽然发现那些原本方方正正的字,竟模糊成了一团晕染的墨。我像个较真的摄影师,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眼睛与书页的距离,一点点往后挪,直到书页离得稍远些,那些字才慢悠悠地清晰起来,鲜活得仿佛要从纸上跳下来。

字看清了,心却猛地一揪。莫非,自己真的花眼了?反复试了几次,书页远则清、近则糊,事实确凿得让人无奈。

我对着空气喃喃自语:难不成,往后真要配副老花镜了?这么一想,倒忽然觉得好笑——年轻时没能戴上眼镜的那点遗憾,或许这下真能补全了。

说来也奇,我从小到大从没刻意护过眼睛,视力却好得不像话。上小学时,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固定的学习桌,只能用吃饭的小方桌来代替,我连这都省了,直接趴在炕上写作业。大人不管,我也不觉得别扭,可眼睛愣是没受半点委屈。那时的我们多快活啊,上课认真听,下课撒欢儿跑,没有手机、平板、电脑这些亮闪闪的东西盯着眼睛,作业也少。整个学校转一圈,想找几个戴眼镜的都难。

进了高中,学习压力像潮水般涌来。我跟着同学在昏暗的路灯下背过单词,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过书,身边的人一个个架起了眼镜,度数高高低低,唯有我的眼睛依然清明如初。可我依然没觉得庆幸,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落。

近视镜终究是没戴上,后来夏天偶尔戴副太阳镜,也算圆了年轻时那点莫名的念想。

如今,老花眼到底还是来了。我摘下刚试戴的老花镜,世界在眼前柔软地晕开。原来岁月送我的不是一副眼镜,而是一枚温柔的印章,轻轻盖在人生的书页上——提醒我,这一程山水平仄,我都真切地走过。

趣说文学

张春清(济宁经开区)

村上春树曾感叹:“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,所能盛放的,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。”不少作家也抱持相似看法。这么说来,文学其实很像电影——都得筛选和剪辑现实的碎片,再拼凑出一个虚实交织的世界。只不过,有人建起的是豪华宫殿,有人搭起的只是茅草小屋。

文学常跳出具体时空的“小框框”,一心追逐那种说不清又道不明的意境,甚至故意利用语言的模糊性,去表达复杂多维的意念。这一点在诗歌里尤其明显——诗歌像个“极简派大师”,用少得可怜的数字,勾勒出一幅写意画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常常被省略,只留下若隐若现的意境,等你细细品味。

文学的语言,往往是含蓄而形象的。但也正因为语言自带“模糊”和“多维”的属性,文学作品的解读常常出乎意料。有时候,读文学就像拆“盲盒”,各种理解五花八门。更有意思的是,作品一旦完成,它就成了一个“独立的存在”。有些解读连作者自己都没想到——据说有些中学语文阅读题,让原作者来做都未必能拿高分。你说幽默不幽默?

简单来说,文学就是“人学”,是我们用来捕捉生命中那些闪光而有意义的片段的神奇容器。它既虚幻如梦境,又真实戳心;既能让你感性落泪,又深刻得像一位智者的灵魂提问。

也许,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

留住时光

王继法(任城)

得知济宁老年大学总校区2025年秋季即将开设回忆录写作班,并由文化名家杨义堂先生亲自授课,我立即与济峰园文学社的宋艳、孙彦玲以及几位社员一同报了名,心情迫切,满怀期待。

2024年9月,文学社迎来五周年社庆。我们特意将社员五年来发表于《济宁日报》《济宁晚报》的作品集结成册,出版了《蜂情乡韵话流年》一书。然而真要落实,不少人却打起怵来:“我们虽有一些写作基础,可如何按照出书的标准,把曾经被编辑修改过的习作重新整理,补充新内容,最终成就一本像模像样的个人回忆录?”

直到了解了杨义堂老师的创作理念,大家的顾虑才彻底消散——原来老年人写回忆录从来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。

杨老师强调“回到源头找根脉”,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我们整理旧作、补充新内容。无需华丽修饰,可先按人生阶段将以往文章分类,如“童年往事”“职场岁月”“家庭日常”等,再沿着每一类主题追溯细节:童年炊烟里的饭菜香气、习作中未曾详述的工作趣事、与亲人相伴的温暖点滴……这些真实而微小的补充,能让旧文重焕生机。

他还提倡“严格考据,拒绝戏说”,这一点对提升回忆录的质量尤为关键。整理旧文时若发现时间、事件存在模糊,可借助老照片、旧书信,或与家人聊天核实;补充新材料,也须坚持真实。哪怕是“1980年夏天,带孩子去公园学骑车,他紧攥车把一脸紧张”这样简单的画面,因真实而格外温暖。正如杨老师在《鲁国春秋》中以考古成果修正传统认知,我们以真诚的细节完善回忆,才让文字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更贴心的是,杨老师鼓励“用中国人喜欢的方式讲中国故事”。我们无需模仿繁复的写作技巧,整理习作时可保留家常话风,补充新篇时就像给孙辈讲故事那样自然书写。即便先从片段写起,再依逻辑串联,日积月累,也能逐渐拼出一本充满生活气息的回忆录。

对我们这些有习作基础的老年人来说,写回忆录不仅是完成社团目标,更是一次与自我对话的旅程。在整理与补充之间,我们重温来路,凝视岁月,最终为家人献上一份独一无二的“时光礼物”。

如今有专业导师指引,我们更加有信心:从当下起步,梳理旧文、增补新事,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光阴碎片,终将串联成温暖厚重的回忆录——出版一本书,不再遥远!

一杯子,一辈子

张依晗(任城)

办公桌的右前方,一直放着那只粉色的杯子。它安静地立在那里,像一枚温柔的注脚,标记着我这些年来的晨昏与四季。

刚工作那会儿,我在单位旁边的超市一眼就看见了它。那么多商品中间,它独自闪着微光——通体樱粉,造型如同一朵将开未开的玉兰,杯沿线条柔和,握在手中,先是传来一阵瓷釉的清润,随后便在掌心温度里慢慢变得温暖。我向来自来抵抗不了这些美好的小物件,那一刻,几乎没有犹豫,就把它带回了办公室。

这些年来,它见证了我太多时刻:初次站上讲台的激动,公开课结束后的眼泪,送别毕业班时的不舍,还有无数个加班深夜的静谧……时光流转,我只要看向它,仿佛就能回望来路的自己。

窗外的梧桐黄了又绿,杯中的内容也从绿茶咖啡变成了枸杞菊花。偶尔想起“一杯子”谐音“一辈子”的说法,不禁会心一笑。人们以杯相赠,寓意长久相伴。而这只杯子,何尝不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?它提醒我珍视生命中那些温暖而细腻的瞬间,让“岁月静好”不只是一句向往,更是一种真实的体验。

世间有此一物,不离不弃,便念念不忘;一见倾心,便一生珍藏。

对我来说,这只杯子,就是这样的存在。